

■散文

## 师恩如松永长青

□魏欣然

多年以后，当我再次踏进母校的大门，第一眼便被那排参天的松树攫住了目光。它们早已越过楼顶，挺拔如戟，刺向苍穹。阳光从密实的松针间筛落，碎金般洒在晨读学子的肩头，跃动在摊开的书页上。那一瞬间，时光仿佛倒流——我看见那个如松的身影依然立在讲台上，从未离去。

十六岁的初秋，我带着憧憬走进高中校园。空气中浮动甜软的桂花香，秋海棠开得正艳，梧桐叶在风中翻飞如金蝶。万物都在尽情舒展，唯有教学楼前那排新栽的松树显得分外清瘦，针叶稀疏，枝干纤细，在九月的风中微微颤抖，像是随时会被压弯了腰。

“同学们好。”清稳的男声划破喧闹，“我姓马，单名一个‘喆’字。”我们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着淡蓝色衬衫的年轻教师站在讲台上。黑框眼镜后的目光温润如水，身形清瘦却笔挺——恰似窗外

那株正在扎根的青松。

马老师与我们相处，从不以师威相压，倒更像是一位兄长。军训时烈日当空，他总是提着两大袋雪糕和零食走来，在我们休息时一一分发。那时常听见隔壁班教官的呵斥声，而我们班总是笑声不断。大家围坐在树荫下，看他眼角笑出细密的纹路，恍惚间觉得这不是师生相聚，而是朋友相约。

但很快，我们发现了马老师的不同。无论多热的天气，他的衬衫袖口总是紧扣着。偶尔写板书时袖口滑落，会露出腕间青紫的瘀痕，像雪地里梅花瓣，在他过分苍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目。在他过分苍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目。有次讲到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他望着窗外已长到三层楼高的松树出神：“愿你们做昂扬挺立的青松，纵使历经风雨，也莫要弯了脊梁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突然撑住讲台，指节发白，额间渗出细汗。教室里静得只剩松涛声。他

深吸一口气，拭去汗水，继续讲课，手中的粉笔却一直在微微颤抖。

后来我们从老教师那里得知，马老师自幼患有血液病，药石无医。他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从教，只为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些有意义的事。从此我们看他的眼神里，多了敬佩，更多了心疼。但他仿佛浑然不觉，依旧认真备课到深夜，周记本上写满密密麻麻的评语，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。月光描摹着窗外的松影，也描摹着他伏案工作的身影，树影与人影在窗上叠影，难分彼此。

高考前夕，他站在教室门口送别每一个学生。阳光穿过松枝，在他青白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“相信自己，”他的笑容像穿透松针的阳光，温暖却透明，“等你们的好消息。”我们相约明年再来看他，他却只是微笑不语——那笑容里有苦涩，有眷恋，更有无限的祝福。

2025年4月10日清晨，一则视频迅速传遍网络：八步沙第二代治沙人郭万刚激动地高喊：“黄河水上了八步沙了……”画面中，一股清流从蓄水池管道喷涌而出，缓缓注入郁郁葱葱的八步沙林区。这一刻，标志着八步沙3.3万亩林木从此有了稳定的灌溉保障。望着汨汨清泉，郭万刚的眼眶湿润了——这水流淌的不仅是甘霖，更是三代人四十多年的青春与坚守。

喜讯如春风，瞬间传遍四方。古浪家乡的人们欢呼雀跃，笑容满面。这笑容里，饱含着太多的感慨与回忆。

在这喜悦的时刻，人们没有忘记八步沙的过往。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，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，也是当地最大的风口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逢风季，沙尘漫天，道路难行。狂风卷着黄沙，扑向周边十多个村庄和2万多亩农田，严重威胁3万多群众的生产生活。据统计，当时八步沙的流沙以年均7.5米的速度逼近人们的家园。“沙逼人退”的困境，年复一年，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农村。此时，古浪县土门镇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——石满、郭朝明、贺发林、罗元奎、程海、张润元，不忍家园被风沙侵蚀，毅然以联户承包方式建立集体林场。他们按下红手印，立下誓言，背起铺盖，走向八步沙。这一走，就是三代人的长征。

在荒漠中白手起家，艰难可想而知。人背驴驮树苗，铁桶拉水浇树，地窝子里住宿，冷水拌炒面充饥……历经十多年苦干，他们摸索出“一棵树一把草，压住沙子防风掏”的治沙方法，在八步沙植树造林7万余亩。当六老汉的白头了，八步沙的树终于绿了。这绿色，是他们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换来的。

六老汉的精神不仅感动了世人，也深深影响了后代。他们约定，每家必须有一人接续治沙事业。进入21世纪，以郭万刚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郭玺为代表的第三代治沙人，陆续接过父辈的锄头。他们创新应用“网格状双眉式”沙障结构，尝试“打草方格、细水滴滴、地膜覆盖”等新技术，使治沙造林的质量和效果不断提升。同时，他们积极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之路，建立梭梭接种肉苁蓉基地、土鸡养殖基地、枸杞经济林基地。沙漠里，终于开出了希望之花。

经过三代人四十多年的努力，八步沙治沙团队累计治沙造林31万亩，管护封沙育林草45万亩，在腾格里沙漠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，实现

了从“沙逼人退”到“人进沙退”的历史性转变。这不仅是土地的蜕变，更是人类精神的胜利。

在这喜悦的时刻，人们更不会忘记2019年8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八步沙。他看到草木繁茂、绿浪泛涌的八步沙，亲自与治沙工人一起拉犁开沟、种草种树。他称赞治沙人是“新时代愚公”，高度评价“困难面前不低头，敢把沙漠变绿洲”的奋斗精神。总书记的肯定，如春风温暖了治沙人的心，让他们的脚步更加坚定。

如今，古浪人民投入5亿多元，建成八步沙沙产业水源调蓄工程，将黄河水引入百里之外的八步沙林区。这水，是生命之水，是希望之水，更是对三代治沙人无私奉献的最好回报。它流淌过干涸的土地，也流淌过岁月的长河，诉说着一个关于坚守与奉献的动人故事。

当黄河水滋润着八步沙的每一寸土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洲的诞生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这精神，如同黄河水般奔流不息，必将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，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。

## 黄河水甜润八步沙

□徐银川

■诗歌

## 南坝·南韵

□戈舟

祁连山把影子斜斜落下  
南坝的风，已翻开  
时光的篇章  
花果山抖落旧尘  
不再是传说里的荒凉

抬眼望去  
山楂树撑起浓荫  
每片叶子都写着生态和谐  
风穿过枝桠时  
携着两种气息  
一是草木的清，洗亮山的轮廓  
一是游客的笑，裹着烟火  
在山谷里打个转  
就暖了整个乡野

左望是绿意铺展的诗行  
右听是脚步叠起的乐章  
生态的蝶舞动翅膀  
酿出经济效益的蜜  
甜满枝头  
南坝人握着这“双赢”的答卷  
在全国生态的画卷上  
写下自己丰收的韵

## 讲台上的光

□周广玲

粉笔在黑板上沙沙作响  
一行行白色字迹清晰浮现  
老师站在讲台中央，用智慧  
引领我们探索知识的殿堂

讲台上的光  
像永不熄灭的烛光  
您的声音温柔又坚定  
为我们把前进的路照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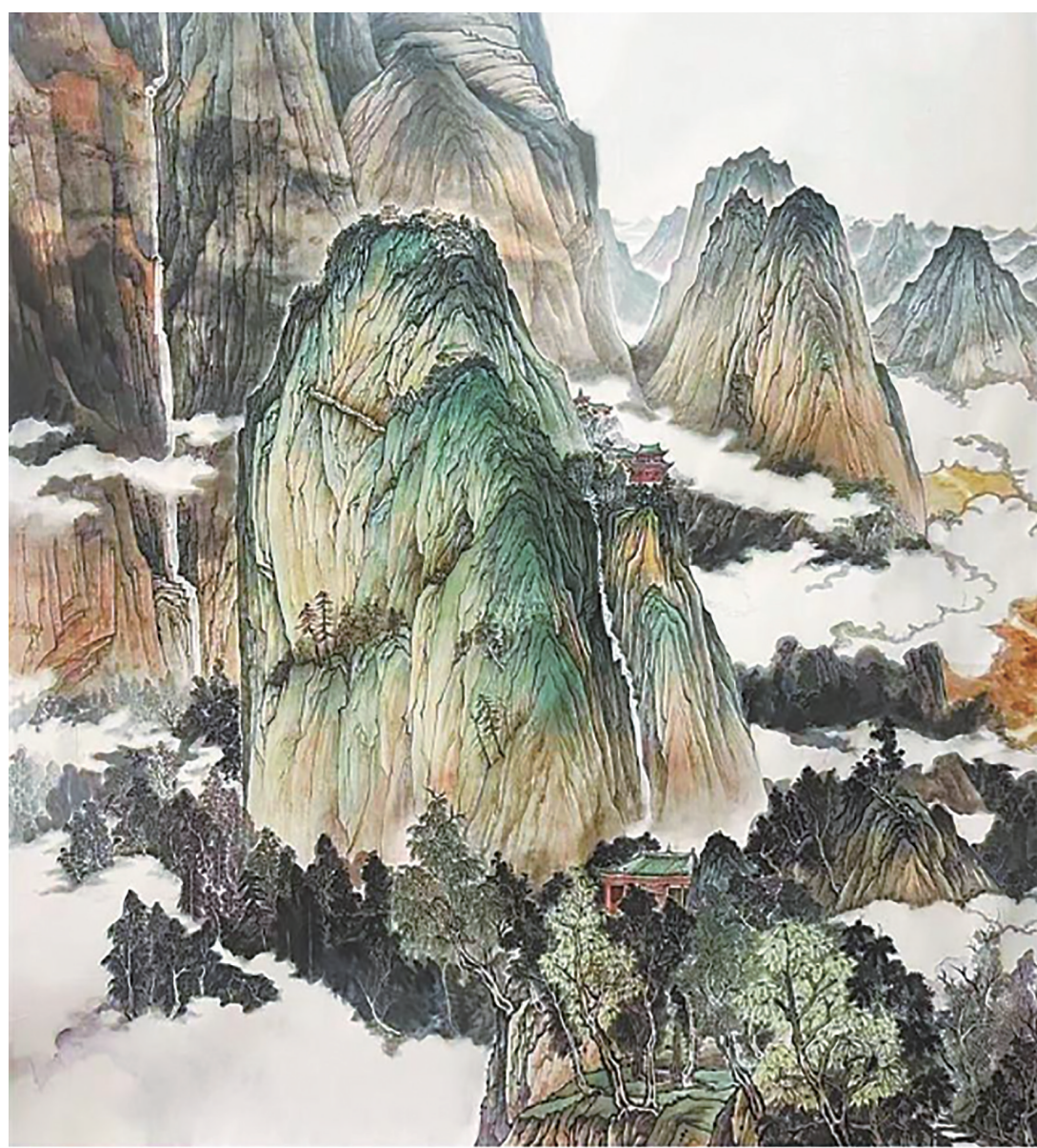
作业本上的红笔印记  
是您深夜批改的痕迹  
每一个对勾与叉号  
都凝聚着您的心血

粉笔的粉末沾满了您的衣袖  
明亮的灯光映照着您的脸庞  
小小的讲台见证着您的付出  
送走了一批批成长的学生

今天我们又回到这里  
窗外桂花静静开放  
亲爱的老师啊  
请收下这束感恩的花香

您如同那支白色粉笔  
默默书写着无悔的岁月  
又似那盏明亮的烛光  
温暖了无数青春时光

教室里的桌椅还记得  
您当年的谆谆教诲  
要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 
照亮他人也温暖自己



金星

第1181期

青峦逸韵(中国 画)

贾雨田 作

■散文

## 一碗人间烟火

□耿艳菊

小时候的乡村，一切是那样的宁静美好，时光像是静止了一样，母亲在厨房里做饭，我在院子里的树影下跳格子。鸡鸣之后又是几声黄鹂婉转而歌，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生命是一场轮回，我早已开始经营自己的这一碗人间烟火。

前些天孩子小，我没有出去工作，边在家带孩子边精心打理着一家人的生活。尤其是当那人在外上了一天班，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桌子上是热腾腾的饭菜，屋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，而不是冷锅冷灶，冷冷清清的凉。

这几年，我也走出去上班了，那人每天先我到家，他会买好几样蔬菜，精心为一家人烹饪饭食。有时，我才走进楼道，就闻到饭菜的香味，那一定是我家的，想到这，心里甜滋滋的，是幸福的味道。

“客居岁月，暮色里归来，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市场走出来，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了起来，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是如此味亦难言啊！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，但一鼎一饔却有朝朝暮暮的恩情啊！”一直很喜欢张晓明《一个人的爱情观》里的这段话，谁不想要天长地久的爱情呢？而朝朝暮暮的恩情正是这家常的一碗人间烟火。

外面啪嗒啪嗒，是雨点落在窗户顶棚的声音，雨时急时缓，那声音也就有了抑扬顿挫的节奏。窗外迷迷茫茫，像起了一层雾，茂盛的草木在这迷蒙里看着分外有诗意。此时的世界是宁静迷人的。

我在厨房里正准备午饭，忙得热火朝天。周末，是要好好为家人做一顿饭的。我准备的午饭是豆角肉丝蒸面条。很家常的饭食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要想味道别致，还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和小秘诀。

豆角是要用那种细细长长的，如碧玉条似的嫩长豇豆。面条呢，是越细越好，越薄越好。肉丝要在锅里多炒一会儿，这样吃起来会很香。还有最重要的小秘诀是一定要准备几个西红柿放里面，和豆角肉丝一起炖出的汤汁来拌蒸好的细面条，那是色香味俱佳。最后，再放上一些香油，这也是很关键的，是画龙点睛之笔。

那人端着一碗美味的蒸面条坐在餐厅里吃的时候，我想起“一碗人间烟火”这几个字。这是汪曾祺先生说的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特别感动。因为远在他乡，尤其想念家里的饭食，简单的话却饱含着浓浓的家的味道，温暖，人情浓厚。

雨渐渐停了。竟然听到了几声鸡鸣，仿佛回到了

## 小院光阴漫追忆

□龙瑶

倘若时光有形状，于我而言，必是爷爷家那座小院的模样。

爷爷家的小院，四四方方，像一枚温润的印章，盖在我记忆的最深处。三间小房并排而立，中间是裱画房，东边住人，西边堆放杂物。不大的天地里，有一棵香椿、两棵枣树、两株葡萄藤，还有爷爷亲手栽的许多花。它比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更让我魂牵梦萦，那里不仅藏着我的童年，更安放着我的根脉。

奶奶总待在屋里听京剧和评书。她常拉我一起听，说我爱哭又爱皱眉头，长大了该唱青衣，但女孩子还是要像花儿那样开朗。那时的我不懂戏文里的悲欢离合，却记得奶奶手中的针线在阳光下起落，仿佛也在为琐碎的生活打着拍子。

爷爷多数时间都在小院里。那间二十平米的裱画房，是我常去的圣地。阳光从天窗洒下来，照亮空气中飞舞的万千金尘。我看爷爷将画铺平、喷水、刷浆、贴板，每一个动作都郑重如仪式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他裱的不仅是画，更是对美的敬畏与传承。

院子角落的蜂窝煤炉总是燃着。我常偷偷把炉钩烧红，迅速浸入水中，“吡啦”一声，白烟腾起，像极了人生最初的惊喜。爷爷从不会真正责怪我，他的宽容如同那座小院，永远给我留着一方探索世界的天地。

院中的香椿比我年纪还大。每年谷雨，它准时长出嫩芽，那独特的香气穿越时光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味

蕾记忆里。如今它已有三层楼高，依然守望那座小院，仿佛在等待游子的归来。

东南和西北角的枣树年年结果。秋风起时，爷爷用长杆敲打枝丫，枣子便啪啦落下，像一场甜蜜的雨。爷爷蒸的枣糕极朴实，一层糯米一层枣，却饱含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。那些简单的吃食，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东西两侧的葡萄藤曾编织过整个夏天的阴凉。直到有一年冬天，爷爷住院，葡萄忘了埋，冻死在寒流里。那是我第一次懂得，有些失去永远无法弥补，就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夏天。

关于那只橘色小花猫的记忆，至今仍会隐隐作痛。它误食老鼠药死去的那天，我哭到睡着。大人们把它埋在葡萄架下，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死亡的温度。小院用它温柔的方式，让我理解了生命的重量。

而今，小院已然荒废，爷爷也已远去。但每当我闭上眼睛，依然能听见奶奶的收音机里传来的京韵大鼓，能闻到裱画房里浆糊的麦香，能尝到香椿芽那略带冲劲的鲜美。那座四四方方的小院，早已不是砖瓦构筑的空间，而是我精神世界的原点。

时光流逝，小院终成回忆。但它留给我的不只是怀旧的温情，更是一种生命的底气——无论走多远，都知道自己从何处而来，该往何处而去。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片段，如今都化作照亮前路的光斑，温暖且明亮。